

国家教育部推荐读物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尼·奥斯特洛夫斯基 / 著

李菲 / 编译

美绘
青少版

MEHUI QINGSHAOB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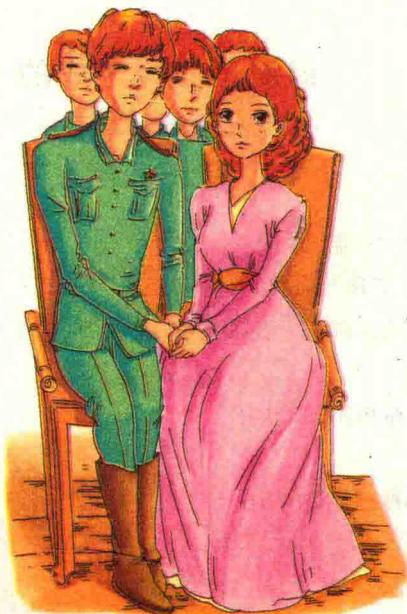
不朽的作品，经典的译本，
青少年完美心灵的必读书！

一部不朽的传世名著，激励无数青少年的励志杰作，畅销不衰的永恒经典。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 奥斯特洛夫斯基 / 著 李菲 / 编译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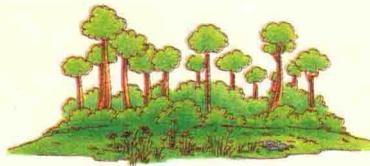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苏)奥斯特洛夫斯基著；李菲编译。—呼伦贝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2.4

ISBN 978-7-5521-0033-4

I. ①钢… II. ①奥…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78463号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苏)奥斯特洛夫斯基 著

出版人：铁山

出版发行：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社址：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4付3号

邮编：021008

印 刷：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责任编辑：王春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张：10

字数：200千字

版次：2012年4月第1版

印次：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521-0033-4

定价：29.00元

阅读说明书

内容简介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所描述的事件发生于1915年到1930年那一段历史时期。保尔·柯察金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中心人物，也是塑造得非常成功的一位共产主义战士形象，他是在老布尔什维克朱赫来的影响下从自发走向自觉的。他懂得了不平等生活的社会根源，懂得了要想推翻旧世界，必须成为“勇敢坚强的阶级弟兄”和“坚决斗争的钢铁战士”。他在积极投身保卫苏维埃政权的伟大斗争的同时认识到，一个人只有和祖国联系在一起时，才会创造出奇迹。他曾说：“我赞成那种认为个人的事情丝毫不能与集体的事业相比的革命者。”

保尔总是把党和祖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那血与火的时代，保尔和兄弟们一起驰骋疆场，为保卫苏维埃政权，同外国武装干涉者和白匪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保尔全身瘫痪、双目失明后，非常苦恼，但是他以坚强的毅力克服了悲惨命运的打击，开始了为争取归队而进行的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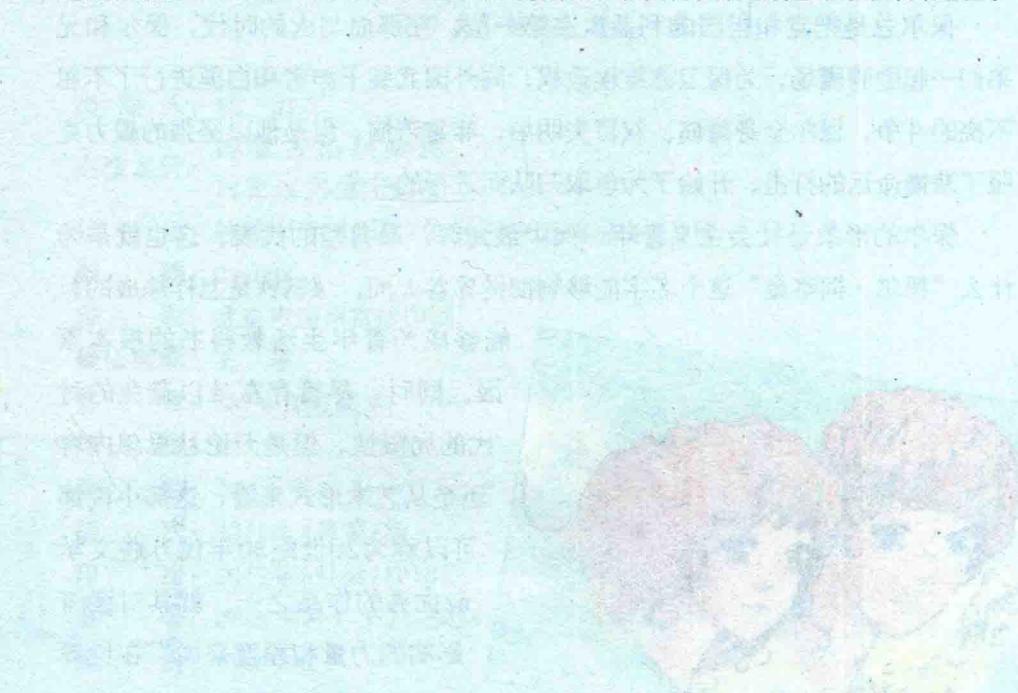
保尔的形象是社会主义青年一代中最光辉、最典型的代表。这也就是为什么“保尔·柯察金”这个名字能够响彻世界各大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能够成为青年生活教科书的根本原因。同时，尽管存在难以避免的时代的局限性，但是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从艺术形式来看，这部小说都可以称为20世纪30年代苏联文学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就其对读者影响的力量和深度来说，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



作者简介

尼古拉·阿历克塞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苏联作家，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家庭，十一岁开始当童工。从事过多种职业，贫困与屈辱造就了他对旧社会的仇恨。1919年加入共青团，随即参加国内战争。在战争期间由于艰苦斗争，健康受到严重损害，但他仍不屈服，以惊人的毅力同病魔作斗争。1929年，全身瘫痪，双目失明。1930年，他用自己的战斗经历作素材，以顽强的意志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说获得了巨大成功的同时，他也受到真诚而热烈的称赞，并被邀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35年底，苏联政府授予他列宁勋章，以表彰他在文学方面的创造性劳动和卓越的贡献。1936年12月22日，由于旧病复发，奥斯特洛夫斯基在莫斯科逝世。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Gangtie Shi Zhenyang Lianchengde

目 录

第 1 章 少年辍学做工 (精读)	1
第 2 章 偷枪风波	11
第 3 章 白色恐怖下的初恋 (精读)	18
第 4 章 血腥残酷的屠杀抢掠	32
第 5 章 勇敢的营救 (精读)	42
第 6 章 死里逃生 (精读)	53
第 7 章 兵火相交中的红色政权	65
第 8 章 英雄的战场	75
第 9 章 痛苦的抉择 (精读)	81
第 10 章 生命的意义	90
第 11 章 内部斗争 (精读)	100
第 12 章 再见丽达 (精读)	111
第 13 章 再战病魔 (精读)	124
第 14 章 前进的障碍	135
第 15 章 新武器 新生活	146

少年辍学做工（精读）

名家导读

少年保尔因调皮被瓦西里神甫开除出学校，被迫去车站食堂做工，在那里他见到了什么？对他有什么影响？

“节前上我家去补考的，都给我站起来！”

一个脸皮松弛的胖神甫，身上穿着法衣，脖子上挂着沉甸甸的十字架，气势汹汹地瞪着全班学生。

六个学生应声从板凳上站了起来，四个男生，两个女生。

“你们俩坐下。”神甫朝女孩子挥挥手说。

她们急忙坐下，松了一口气。

瓦西里神甫那对小眼睛死盯在四个男孩子身上。

“你们这几个小无赖，谁抽烟？”

四个孩子都小声回答：“我们不会抽，神甫。”

“混账东西，不会抽，那发面里的烟末是谁撒的？都不会抽吗？好，咱们这就来看看！把口袋翻过来，快点儿！听见了没有？快翻过来！”

三个孩子开始把他们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放在桌子上。

神甫仔细地检查口袋的每一条缝，看有没有烟末，但是什么也没有找到，便把目光转到第四个孩子身上。这孩子长着一对黑眼睛，穿着灰衬衣和膝盖上打着补丁的蓝裤子。

阅读理解

生动形象地刻画出神甫的凶狠。

“你怎么像个木头人，站着不动弹？”

黑眼睛的孩子压住心头的仇恨，看着神甫，闷声闷气地回答：“我没有口袋。”他用手摸了摸缝死了的袋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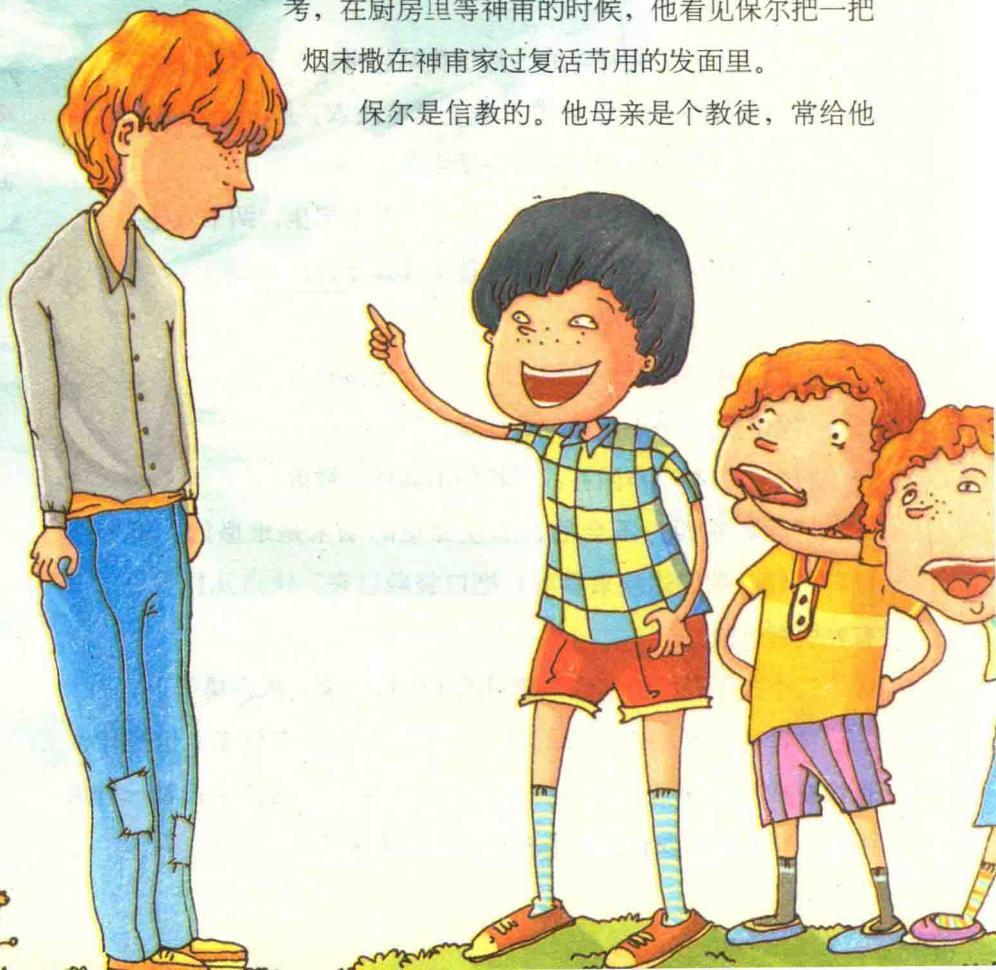
“哼，没有口袋！你以为这么一来，我就不知道是谁干的坏事，把发面糟蹋了吗？你以为这回你还能在学校呆下去吗？没那么便宜，小宝贝。上回是你妈求情，才把你留下的，这回可不行了。你给我滚出去！”他使劲揪住男孩子的一只耳朵，把他推到走廊上，随手关上了门。

教室里鸦雀无声，学生一个个都缩着脖子。谁也不明白保尔·柯察金为什么被赶出学校。只有他的好朋友谢廖沙·勃鲁扎克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天他们六个不及格的学生到神甫家里去补考，在厨房里等神甫的时候，他看见保尔把一把烟末撒在神甫家过复活节用的发面里。

保尔是信教的。他母亲是个教徒，常给他

阅读理解

通过语言，生动地描写出了神甫的愤怒，表现出了他的凶残。



讲《圣经》上的道理。世界是上帝不久前创造的，而并非在几百万年以前。保尔对此深信不疑。

《圣经》这门课，神甫总是给保尔打满分。《新约》、《旧约》和所有的祈祷词，他都背得滚瓜烂熟。上帝哪一天创造了什么，他也记得一清二楚。保尔打定主意，要向瓦西里神甫问个明白。等到上《圣经》课的时候，神甫刚坐到椅子上，保尔就举起手来，得到允许以后，他站起来说：“神甫，为什么高年级老师说，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并不是《圣经》上说的五千年？”

他刚说到这里，就被瓦西里神甫的尖叫声打断了：“混账东西，你胡说什么？《圣经》课你是怎么学的？”保尔还没有来得及争辩，神甫就揪住他的两只耳朵，把他的头往墙上撞。一分钟之后，保尔已经鼻青脸肿，吓得半死，被神甫推到走廊上去了。

保尔回到家里，又挨了母亲一顿责骂。

第二天，母亲到学校去恳求瓦西里神甫开恩，让她儿子回班学习。从那时起，保尔恨透了神甫。他





又恨又怕。他不容许任何人对他稍加侮辱，当然也不会忘掉神甫那顿无端的毒打。他把仇恨埋在心底，不露声色。

保尔以后又受到瓦西里神甫多次小的侮辱。神甫往往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把他赶出教室，一连几个星期，天天罚他站墙角，而且从来问他功课。

下课了，孩子们一齐拥到院子里，围住了保尔。他愁眉苦脸地坐在那里，一声不响。谢廖沙在教室里没有出来，他觉得自己也有过错，但是又想不出办法帮助他的伙伴。校长叶夫列姆·瓦西里耶维奇的脑袋从教员室的窗口探了出来，他那低沉的声音吓得保尔一哆嗦。

“叫柯察金马上到我这儿来！”他喊道。

保尔朝教员室走去，心怦怦直跳。就这样，可怜的保尔离开了心爱的课堂。

车站食堂的老板是个上了年纪的人，面色苍白，两眼无神。他朝站在一旁的保尔瞥了一眼问：“他几岁了？”

“十二岁。”保尔的母亲回答。

“行啊，让他留下吧。工钱每月八个卢布，当班的时候管饭。顶班干一天一宿，在家歇一天一宿，可不准偷东西。让他今天就上工吧。”老板吩咐着，转过身去，对旁边一个站柜台的女招待说：“济娜，把这个小伙计领到洗刷间去，叫弗罗霞给他派活，顶格里什卡。”女招待正在切火腿，她放下刀，朝保尔点了点头，就穿过餐室，朝通向洗刷间的旁门走去。

洗刷间里正忙得不可开交。女招待济娜走到一个正在洗家什的女工跟前，扳着她的肩膀，说：“弗罗霞，这个新来的小伙计是派给你的，顶格里什卡。你给他讲讲都要干些什么活吧。”

济娜又指着那个叫弗罗霞的女工，对保尔说：“她是这儿的领班，她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说完，转身回餐室去了。

“嗯。”保尔轻轻答应了一声，同时看了看站在面前的弗罗霞，等她发话。弗罗霞一面擦着额上的汗水，一面从上到下打量着他，好像要估量一下他能干什么活似的，然后挽起从胳膊肘上滑下来的一只袖子，用非常悦耳的、响亮的声音说：“小朋友，你的活不难，就是一清早把这口锅烧

开，一天别断了开水。当然，柴也要你自己劈。还有这两个大茶炉，也是你的活。再有，活紧的时候，你也得擦擦刀叉，倒倒脏水。小朋友，活不少，够你出几身汗的。”

“那我现在干些什么呢，大婶？”他说到这里，洗刷间的女工们一阵哈哈大笑，淹没了他的话，他愣住了。

此时洗刷间的门打开了，三个堂倌，每人捧着一大摞脏家什，走了进来。其中有个宽肩膀、斜眼、四方大脸的堂倌说：“加紧点儿干哪，十二点的车眼看就要到了，你们还这么磨磨蹭蹭的。”

他看见了保尔，就问：“这是谁？”

“新来的。”弗罗霞回答。

“哦，新来的。”他说。“那好吧，”他一只手使劲按住保尔的肩膀，把他推到两个大茶炉跟前，说：“这两个大茶炉你得烧好，什么时候要水都得有，可是你看，现在一个已经灭了，另一个也快没火星了。今天饶了你，要是明天再这样，就叫你吃耳刮子，明白吗？”保尔一句话也没有说，便烧起茶炉来。

头一天总算平安无事地过去了。保尔走在回家的路上，为自己能通过劳动赚生活感到惬意。早晨的太阳从锯木厂高大的厂房后面懒洋洋地升起来。不知不觉到了保尔家的小房子，在列辛斯基庄园的后身。

母亲正在院子里忙着烧茶炊，一看见儿子回来，就慌忙问他：“怎么样？”“挺好。”保尔回答。

母亲好像有什么事要关照他一下，可是他已经明白了。从敞开的窗户里，他看到了阿尔焦姆哥哥宽大的后背。

“怎么，阿尔焦姆回来了？”他忐忑不安地问。

“昨天回来的，这回留在家里不走了，就在机车库干活。”

保尔迟疑不决地打开了房门。身材魁梧的阿尔焦姆坐在桌子旁边，背朝着保尔。他扭过头来，看着弟弟，又黑又浓的眉毛下面射出两道严厉的目光。“啊，撒烟末的英雄回来了？好，你可

阅读理解

- 通过对弗罗霞的语言与神态的描写，表现出了她的热情与美好。

阅读理解

这里每一个稍有权势的人好像都是气势汹汹，让保尔慢慢地成长，对培养其革命精神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



真行！”

“阿尔焦姆已经都知道了。”保尔心想，“这回说不定要挨骂，也许要挨一顿揍。”保尔心里感到忐忑不安。但阿尔焦姆并没有打他的意思。他平心静气地详细询问了保尔班上发生的事情。保尔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

“你现在就这样胡闹，往后可怎么得了啊。”母亲伤心地说。

“唉，可拿他怎么办呢？他这个样子究竟像谁呢？我的上帝，这孩子多叫我操心哪！”母亲诉苦说。

阿尔焦姆叫母亲不要担心，又给保尔讲了一大堆的道理，然后站起来，挺直高大的身躯，把搭在椅背上的上衣穿上，关照母亲说：“我出去个把钟头，办点儿事。”说完，一弯腰，跨出了房门。他走到院子里，从窗前经过的时候，又说：“我给你带来一双靴子和一把小刀，妈会拿给你的。”

保尔在食堂里辛辛苦苦地干了两年。这两年里，他看到的只有厨房和洗刷间。在地下室的大厨房里，工作异常繁忙，干活的有二十多个人。十个堂倌从餐室到厨房穿梭般地来回奔忙着。

保尔的工钱从八个卢布长到十个卢布。两年来他长高了，身体也结实了。这期间，他经受了许多苦难。在厨房打下手，烟熏火燎地干了半年。那个有权势的厨子头不喜欢这个犟孩子，常常给他几个耳光。他生怕保尔突然捅他一刀，所以干脆把他撵回了洗刷间。要不是因为保尔干起活来有用不完的力气，他们早就把他赶走了。

在食堂最忙的时候，他脚不沾地地跑来跑去，一会儿端着托盘，一步跨四五级楼梯下到厨房去，一会儿又从厨房跑上来。

保尔对夜间在厨房的角落里和食堂的仓库里发生的事情也不大惊小怪。保尔清楚地知道，任何一个洗家什女工和女招待，要是不肯以几个卢布的代价把自己的肉体出卖给食堂里每个有权有势的人，她们在这里是干不长远的。保尔向生活的深处，向生活

阅读理解

写出了保尔生活中的苦难，表现了他命运的悲惨。

的底层看去，他追求一切新事物，渴望打开一个新天地，可是朝他扑面而来的，却是霉烂的臭味和泥沼的潮气。

阿尔焦姆想把弟弟安置到机车库去当学徒，但是没有成功，因为那里不收未满十五岁的少年。保尔期待着有朝一日能摆脱这个地方，机车库那座熏黑了的大石头房子吸引着他。

他时常到阿尔焦姆那里去，跟着他检查车辆，尽力帮他干点儿活。后来，弗罗霞离开了食堂，保尔时常感到烦闷，产生一种空虚和孤独的感觉。他想到了那个星期六。那是夜间休息的时候，保尔顺着楼梯下厨房去。在转弯的地方，他好奇地爬上柴堆，想看一看储藏室，因为人们通常聚在那里赌钱。

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保尔回过头，看见堂倌普罗霍尔从上边走下来。保尔连忙躲到楼梯下面，等他走过去。楼梯下面黑洞洞的，普罗霍尔看不见他。在普罗霍尔转过弯，朝下面走时，有人从上面轻轻地快步跑下来，保尔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普罗霍尔，你等一下。”

“什么事？”他咕哝了一句。保尔认出此人是弗罗霞。

她压低声音，结结巴巴地说：“普罗霍尔，中尉给你的钱呢？”

普罗霍尔猛然挣脱胳膊，恶狠狠地说：“什么？钱？难道我没给你吗？”“可是人家给你的是三百个卢布啊。”弗罗霞抑制不住自己，几乎要放声大哭了。

“你说什么？三百个卢布？”普罗霍尔挖苦她说。“怎么，你想都要？好小姐，一个洗家什的女人，值那么多钱吗？照我看，给你五十个卢布就不少了。你想想，你有多走运吧！就是那些年轻太太，比你干净得多，又有文化，还拿不到这么多钱呢。陪着睡一夜，就挣五十个卢布，你得谢天谢地。哪儿有那么多傻瓜。行了，我再给你添一二十个卢布就算了事。只要你放聪明点儿，往后挣钱的机会有的是，我给你拉主顾。”

普罗霍尔说完最后一句话，转身到厨房去了。

阅读理解

理想与现实的反差，让保尔对这个社会多了深刻的认识。

阅读理解

社会底层人，被人层层蹂躏、剥削，却没有丝毫的反抗之力，这里写出了生之艰难。



“你这个流氓，坏蛋！”弗罗霞追着他骂了两句，接着便靠在柴堆上呜呜地哭起来。

保尔站在楼梯下面的暗处，听了这场谈话，又看到弗罗霞浑身颤抖，把头往柴堆上撞，他心头的滋味真是不可名状，充满了对普罗霍尔的仇恨。夜里，克利姆卡找保尔的时候发现他闷声不响，便问：“保尔，今天你有点儿古怪。”他沉默了一会儿，又问保尔：“你碰到什么事了？”保尔站起来，坐到克利姆卡身旁。

“没什么，”他闷声闷气地回答。“我在这儿呆着很不痛快。”他把放在膝上的两只手攥成了拳头。

保尔和克利姆卡絮叨了很久很久，突然，洗刷间的门开了，睡眼惺忪的格拉莎走了进来。

“你们怎么不睡觉呢，孩子们？趁火车没来，还可以睡上一个钟头。去睡吧，保尔，我替你看一会儿水锅。”

这是一月的一个严寒的日子，保尔干完自己的一班，准备回家了，但是接班的人没有来。保尔到老板娘那里去，说他要回家，老板娘却不放他走。他虽然已经很累，还是不得不留下来，已经连班干了一天一宿的保尔到了夜里筋疲力尽了。大家都休息的时候，他还要把几口锅灌满水，赶在三点钟的火车进站以前烧开。

保尔拧开水龙头，可是没有水，看来是水塔没有放水。他让水龙头开着，自己倒在柴堆上歇一会儿，不想实在支持不住，一下就睡着了。过了几分钟，水龙头咕噜咕噜地响了起来，水流进水槽，不一会儿就漫了出来，顺着瓷砖流到洗刷间的地板上。洗刷间里跟往常一样，一个人也没有。水越来越多，漫过地板，流进了餐室，流到了熟睡的旅客们的行李下面，谁也没有发觉。直到水浸醒了一个躺在地板上的旅客。他一下跳起来，大喊大叫，其他旅客才慌忙去抢自己的行李。食堂里顿时乱作一团。

水还是流个不停，越流越多。

正在另一个餐室里收拾桌子的普罗霍尔听到旅客的喊叫声，急忙跑过来。他跳过积水，冲到门旁，用力把门打开，原来被门挡住的水一下子全涌进了餐室。喊叫声更大了。几个当班的堂倌一齐跑进了洗刷间。普罗霍尔径直朝酣睡的保尔扑过去。早晨，保尔带着伤回家。阿尔焦姆阴沉着脸，皱着眉头，叫保尔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保尔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听完，阿尔焦姆穿上他的羊皮袄，一句话也没有说，走出了家门。

“我找堂倌普罗霍尔，行吗？”一个陌生的工人问格拉莎。

“请等一下，他马上就来。”

她回答。

不一会，普罗霍尔端着一大摞盘子，一脚踢开门，走进了洗刷间。阿尔焦姆朝前迈了一步，一只有力的手使劲按住普罗霍尔的肩膀，两道目光紧紧逼住他，问：“你凭什么打我弟弟保尔？”

普罗霍尔想挣开肩膀，但是阿尔焦姆已经狠狠一拳把他打翻在地；他想爬起来，但紧接着又是一拳，比头一拳更厉害，把他钉在地板上，他再也起不来了。

回到家后，阿尔焦姆认为厨房是不能再呆了，他决定让保尔去发电厂当学徒。





名家点拨

这一章交待了保尔被迫辍学去车站厨房做工的生活经历，在车站厨房做工期间，保尔承受着繁重的劳动和权势们的折磨，对这里黑暗的一切充满了愤怒，进行着力量有限的反抗。同时，通过一些细节的描写表现了保尔的哥哥阿尔焦姆对弟弟的爱护，拳拳之心让人感动。



偷枪风波

名家导读

★



舍佩托夫卡小城，沙皇政府被推翻，德军进驻，政治风云变化不定。这一切对保尔来说都充满了新鲜，那么保尔面对这些变化有怎样的反应？他又会做出哪些出人意料的举动？

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像旋风一样刮进了这个小城：“沙皇被推翻了！”

城里的人们都相信。

人们如饥似渴地听着那些新名词：自由、平等、博爱。

喧闹的、充满兴奋和喜悦的日子过去了。城里又恢复了平静，只有孟什维克和崩得分子（崩得，是俄文译音，意即联盟，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党联盟”）把持的市参议会的楼房顶上那面红旗，才告诉人们发生了变动。其他一切都同过去一样。

冬末，城里进驻了一个近卫骑兵团，每天早晨，到车站去抓从西南前线开小差下来的逃兵。

一九一七年匆匆离去了。对保尔、克利姆卡和谢廖沙来说，什么都没有改变。到了多雨的十一月，车站上出现了许多生人，他们大多是从前线回来的士兵，而且都有响亮的、有力的、但外人不知来历的奇怪称号：“布尔什维克”。

到了十二月初，士兵们成群结队地从前线跑回来。车站上布满了近卫骑兵，准备截住列车，但是却遭到了车上机枪的迎头痛击。那些不怕死的人全都从车厢里冲了出来。从前线回来的穿灰军衣的士兵把骑兵押回城里